

遊普陀記

地1824
9137



普陀游記

汪仲罔稿



戊申年五月二十六日。予乘太古洋行之北京船往
甯波。此船艙位共分四等。一官艙。每八船價壹元
五角。次客艙。每人壹元。次散艙。有牀者。每人
七角五分。又次下層散艙。皆無牀。客咸席地
而坐。每人五角。

予見散艙中一婦人。年約二十餘。頗有姿首。衣
服雖樸素。而其修潔。珠簪金珥。頗耀人目。
然不解何故。竟雜坐於下層散艙中。與諸僮
為伍。似無力多。出身資者。良可怪也。船中僕
役伺候頗勤謹。飯之佳。惟厨人及船中僕役皆
粵人。故肴饌亦均作粵式。頗生硬。不適口。散
艙例不備飯。又頭艙客均飯於大餐間。而男
女不分。諸男客輒袒裼踞坐。不知顧忌。殊為

可憎。

二十七日晨七點鐘。船抵寧波。即登岸。約行半里許。登湖廣船赴普陀。船價坐工層艙內者。每人壹元。或角。坐艙外（即無艙）及下層者。每人八角。（此指往普陀而言。餘未詳。）九點半開船。先抵鎮海。次穿山。次定海。皆有馬頭。次沈家壘。最後至普陀。

是船平時。僅駛至定海為止。惟二六兩月。以值觀音誕辰。往普陀之香客頗眾。又五月下旬。往彼避暑者。亦間有之。故特開至普陀。餘月則否。因是均無碼頭。船到時。須乘駁船登岸。然輪艇與駁船。高低頗殊。又小舟泊於大船旁。頗蕩搖不已。乘者惴惴。是日搭客。在穿山。定海。沈家壘。三處登岸者。

頗多。鎮海普陀獨少。下午四點半鐘。抵普陀。
乘駁船登岸。即乘椅橋登山。約行二里餘。至
法雨寺。卸裝稍憩。旋至各殿隨喜。正殿名圓
通殿。又稱九龍殿。宏敞莊嚴。殆鮮其匹。是時
值諸僧作晚課。僧衆約一百數十人。規矩甚
嚴。甫七點餘鐘。晚飯以前。一夜在輪船中徹夜
苦熱。未能交睫。甚困倦。故稍息即睡。

二十八日早起。獨行寺門。觀看山色。覺爽氣撲人。
精神為之一振。稍頃。即返。旋至各殿拈香。非曰位
佛。以為客。敬主人。禮當如是也。禮畢。乃步行至
海岸觀潮。旋回寺。便謁方丈。溯然上人。談良久。
即歸寓。而早餐。

上人。為湖南人。曾遊歷大江南北各省。又嘗至
閩粵及臺灣。見聞甚廣。人亦樸實。無時下方

夫習氣。

午飯後假寐刻許。三點半鐘出遊。循昨日來路而行。直至長生寺。往謁其方丈。開如上人茗。談良久。情意頗洽。

上人為松江人。聞曾在上海經商。中年削髮出家。其孝師曾作觀察。

故上人於官場商務切言之娓娓。應酬亦甚圓融。

二十九日仍步至海岸。因西醫謂余官多受海風。以療積痼。故每二日必至海岸一行也。旋又循石級傍山行時許。均無所見。惟地愈高。則觀海愈覺壯闊耳。沿途所往。有文殊寶珠二洞。以路窄而陡。憚於登陟。故未往觀。午後乘轎至佛頂山。自山麓至峯頂。約高五里許。沿途石級均極平整。且有鐵欄供行。

人扶手。實未為難行。惟路過長。足力不及者。頗以為苦也。抵山上慧濟寺。見方丈丈質上人。蓋江西人。去歲曾入京。請頒佛經金藏。故方丈室內有。欽賜龍藏銜牌。又有。欽賜福壽如意。欽賜玉印。欽賜龍鉢。欽賜龍傘。欽賜龍袍。欽賜紫衣等牌。予以瞻仰。為請上人。乃引余等。至玉皇洞。見

洞之右偏。疊置板箱十數隻。髹以黃油。繪以藍龍。內置佛經無數。告子曰。此即龍藏。而餘物則未見。出寺。又循別徑。往觀天燈台。其狀乃絕殊。俯視。大似有人在千丈之山下。設大檝。器厥方。鼓巨鞞。然洪爐。白色之烟。從大烟肉中滾滾而出。噴至空中。化為層雲。平視。則又似道旁鋪以綠縵之細草。草外。即緊接大海。海上。為島

嶼。無波浪。無帆影。海面純作水銀色。一望無
邊。令人不可逼視。幼時讀詩賦。嘗見有雲
海二字。初不解是何景象。今乃親見之。良為歡
悅。至天燈台上。風力絕大。尚非堅握鐵欄者。
或旋被風吹去。如片葉之飛舞空中。蓋普
陀金山。實以此為最高。故風勢之巨。莫與
比倫也。余大怖急而下。乘輿折回。心中尚自念。

設此二輿夫。被風吹仆者。則余命亦必無。
幸行稍里許。風力漸微。乃下輿。扶鐵欄步行。
以椅轎下山。前依而後日。即勢似陟立。反不如
步行之適耳。計步行三百數十級。正面海而行。
且行且觀海。為狀至適。及抵寓中。時方三點
鐘。以是日行路稍多。故不復出門。稍息。即作
書寄予兄。以明日有江天立大雨。輪船到山寺。

中將派人往船中招致香客。作書托其携
交船中人帶回上海。天燈台作六面亭形。每
面均嵌玻璃。長約丈許。闊數尺。表裏洞明。
夜間然燈於內。燈光所射至遠。足為海面行
船之標準。實為善舉。惟此外一名橫列。劇
造二人之姓。中乃雜以西文。不知何故。惜余不
識西文。未知其作何語也。(頗似唐孺)

三十日。竟日晴明。予以連日登陸。兩腿驟覺痠痛。
故未出門。早粥後。至寺門遊行一周。下午至大殿。
觀諸僧誦經。是日江天立大兩輪船列山下。香
客來者約六七十人。皆分住各寺院。有直往
佛頂山者。本寺列二人。此外有乘椅轎。到各寺
焚香禮佛。即仍回原船者。以是日為禮拜日。
輪船須俟次早方開行。(到寧後再裝貨搭客於晚

回啓旋回申。故晉客可從容來往也。

六月初一日。早未出門。午飯後。乘椅轎。至各處游
玩。先至普濟寺。隨喜一週而出。次至靈石菴。
觀磐陀石。乃兩石相疊而成。其奇異處。則下
層一石。作不等邊形。上層一石。中博而兩頭銳。
作橢圓形。橫架於下層石上。驟觀之。則下層橫
寬。而上層直長。其面積實廣於下層。且兩石

相切處。不過三數點。粗僅指許。此兩三點。相
離頗遠。其中尚有罅隙。可以通過。乃竟堅
穩鎮定。千古不移。至可怪也。石上刻字甚多。皆
作稱頌觀音語。蓋因世傳觀世音。曾坐此石而
說法也。又見有會稽陶心雲所書。善財第二十八
參觀音處九字。惜刻工不甚佳。又次至觀音
洞。此洞甚低。亦無寺闢處。畧似一覆盂。缺其一

面中又有天生之石柱。似為之支柱。故人須偃
首而入。環行一周而出。毫無足觀。唯其客座近
瀕海岸。頗占形勢。惜兩旁窗格過小。中間純
是牆壁。甚碍遠目耳。座上見有新聞紙三張。此
僧可謂小異。又次南天门。寺名。此寺六面
海而建。正對南方。故名南天门。眺海景甚
佳。舊有觀音塔。已久圯。今寺僧擬募資重建。

又至紫竹林。順道往觀潮音洞。前見小方壺
齋叢書內。同安許琰所著普陀紀勝。極言潮音
洞之恢詭。然今觀之。頗不盡如所言。蓋此洞特一
石山之麓。峩然擗分為兩。形如長弄。中有一段
上實而下虛。海潮來時。由外灌入。然洞內尚有
叢石無數。阻水入內。洞之淺深。雖不可知。然似不
甚深。於是內水未出。外水復入。奔騰衝突聲。

遂^大文若雷。其景狀如是而已。予親立崖上俯窺
洞。度覺極深。不過丈餘。許志言深二十丈。許亦
似未確。寺壁嵌一碑。大書禁止捨身焚指六大
字。其旁又書小字數行。大意禁人捨身焚指。并
責成寺僧。盡力阻止。惟文字不甚似告示體裁。
未行所列銜名年月。亦甚模糊。故不知為何
時所立。然六知當時實以此洞為靈蹟所在。

故有毀身以還願之事。致煩官長之文告矣。

六月初五日。十二點鐘。往長生寺。應開如上人之

約。在彼午飯。肴饌頗佳。較肥魚大肉。別有雋
味。飯畢。順往潮陽洞一遊。洞甚黝黑。苦無所
見。洞前築屋一楹。前面牆上。正對洞口。用一
大圓洞。據僧言。當晴明時。日光由圓洞穿入。能
直射入洞中。即光明洞澈云。次又往觀仙人井。井

較大路約低二丈餘。在一山洞之下。水極甘美。此地離海灘甚近。而水味乃如此。亦一奇也。立稍久。覺寒氣逼人。膚欲起粟。乃趨而出。即回寺。是日湖廣船到本寺。到香客四人。皆粵籍。

六月初三日。午飯後。往海灘間行。觀海浪衝擊。如雪花飛舞。晶瑩耀日。滿灘皆細沙。人行於上。柔軟可喜。約遊行兩時許。始歸寺。歸後雨大作。

是日有別船到。

六月初四日。竟日陰雨。未出門。在寓。閱乾隆四年福建同安許瑛所輯普陀山志。并摘錄其要略。

山志初創於明萬曆十一年。總兵候繼高。其後三十五年。周應賓續行修輯。國朝康熙三十二年。前後兩寺同請裴殷玉修輯。稿成。法雨寺即取以付梓。而普濟寺又請朱陳二人。重加增削。至四

十四年始竹梓。故兩志畧有同異。許志蓋即以
此四志為底本。而稍加更改增減。惟體例不甚
善。如首冠以山圖。而並不能開方計里。將大小
寺院及各名勝。詳細羅列。僅將普陀八景
名目。及潮音梵音二洞。標於圖內。令人茫然
不知所在。不免蹈彼時圖志之通弊。又卷三標題
梵刹。專志前後兩寺。卷八標題精藍。彙志

山中各菴院。然名目不甚的當。似不若直標
曰前寺後寺。曰大小菴院。為質實。許志刊成
後。似無續修之本。然乾隆至今。已閱一百數十餘
年。其間內廷之恩賜。兩寺之修輯。各菴院之興
廢。與夫名僧之事迹。當已不少。獨羅舊聞。編輯
新志。當有維許志而起者。

同安許文所纂山志。述前後二寺。沿革頗詳。茲

節錄如下。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鰲奉五
台觀音相至此。居民張氏舍宅為院。於雙峯山
下。號為不肯去觀音院。按此為普陀山有僧
寺之始。亦為世傳普陀山觀音大士道場之始。
其地在今潮音洞下。宋神宗元豐三年。改
建殿宇。賜額寶陀觀音寺。高宗紹興元
年。真歇禪師自長蘆泛海。結菴於山椒。題曰

海岸孤絕處。寧宗嘉定七年。賜錢萬緡。
修飾殿宇。御書圓通寶殿以賜。明太祖
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徙僧人入內地。焚殿宇
三百餘間。僅留鐵瓦殿一所。武宗正德十年。僧
淡齋募建正殿五間。方丈二十間。於潮音洞
右。嘉靖六年。河南王重新殿宇。三十二年。
東倭入犯。總督胡宗憲遷殿宇於定海縣。今

鎮海縣之招寶山。餘舍盡焚。隆慶六年五

台山僧真松。來山修復殿宇。萬曆十四年。

慈聖太后。頒賜藏經。立靜室三處。二十六年。

寺燬於火。旋復建經藏。三十年。發帑金一千

兩。更建藏殿。三十三年。又發帑金二千兩。重

建圓通菩薩殿。賜額。為護國永壽普陀禪

寺。三十五年。又發帑金二千兩。建御製碑

亭。國朝康熙十年。因海氛不靖。督鎮從

內地。於是圓通白衣綉佛三殿。及左右廂房。

悉付剝離。康熙二十三年。海外肅清。大祀海

禁。寺僧復歸故業。二十八年。聖祖南巡。賜

帑金一千兩。遣使重建大殿。三十八年。聖祖

復南巡。又遣使。發帑金千兩。並督促工程。又賜名普

濟禪寺。雍正九年。與法雨寺。合賜帑金。又

萬形重建殿宇并修建潮音洞菴。以上乃
前寺即普濟寺之沿革。

明萬曆八年麻僧大智禪師名真融者自峨眉來
禮佛遊結茅光巖峰山下題曰海潮菴漸建圓

通等殿三十二年郡守乃改額曰海潮寺。

二十八年寺燬於火三十三年大智之徒為壽

如光等增建殿宇三十四年賜寺額曰護

國鎮海禪寺入李朝後事迹與前寺同茲

不復錄康熙三十八年賜額法雨寺又准住

持性德奏請發金陵城內琉璃瓦并撤舊殿

九龍改蓋圓通大殿遂名九龍殿。

以上乃後寺即法雨寺之沿革。

前寺至今已闕百十年後寺至今已闕

百十年惟佛頂山上之慧濟寺則不可考。

按許志卷一形勝門載白華頂一名菩薩頂。
（按即今之佛頂山）居四山之中。乃眾峰之傑。高
五里餘。上有石亭。供石佛其中。不言有慧濟寺。
唯卷八精藍門載慧濟菴。在白華頂石。明僧
圓慧建云云。似當時特一尋常菴院。其後恢而
廣之。乃與前後兩寺成鼎足之勢。
前後二寺。乃全山之主。山中各菴院。皆其附庸。

也。慧濟寺為後起。其莊嚴宏偉。乃不亞於二
寺。此外大小菴院。共有七十處。又有築屋一椽。專
供觀音系。大牙身獨居。苦志焚修者。謂之茅
蓬。共有一百二十處。查許志精藍門。載各菴院。
共二百另九處。內注明已廢者五處。以今較之所
減無幾。惟互有廢耳。

許志成於乾隆四年。此後尚無續修之本。故前

後二寺。於雍正九年重建後。有無重修之事。無可稽考。余見法雨寺萬壽亭壁間。嵌有碑記。知後寺經禪師。於同治年重行建築。故今日殿宇。已非國初之舊。前寺則不詳。然前寺近頗朽舊。蓮花池前之御碑亭。安奉雍正之御製碑。碑材至佳。蓋以白玉石為之。雕鏤六極精細。然碑亭已殘敗。不堪立。且矣。

本山共有藏經四部。前寺庫部。慧濟寺一部。皆本朝所賜。後寺二部。一明代賜一本。朝賜。按許志卷之領賜。載明萬曆十四年。賜皇太后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藏經六百三拾二函。又二十七年。賜大藏經六百七十八函。知明代賜經。共有五。唯萬曆二十六年。寺燬於火。則十四年所賜之藏經。疑已被焚矣。至

本朝則康熙四十九年賜前寺大藏經二。其
後寺於何年被賜則以借閱之許志適有缺頁
無從稽考。至慧濟寺之藏經尚係去年所請。今
尚在裝橫。聞請經所費共需銀二千餘兩云。
今江浙諸名山若吾杭之西湖若湖州之莫干山
若九江之廬山又如河南之雞公山類有西人購
地築屋為久居計。此實於條約不合。以致屢
煩交涉。惟普陀寺無之。據寺僧言每年六月
間時有西人乘小輪至此即赤身就海邊洗
浴信宿即去。不停留也。據寺僧言某年上海法
領事曾率其徒十數人來此遊玩。有相地築
屋為夏令避暑之意。一日方浴於海畔忽潮水
驟至。法領及其徒咸被潮衝去。此後遂無議
及造屋之事者。

浙之温州玉環廳及閩之泉州每歲秋間往洋
而捕提帶魚例須先至普陀念經一百名爲水陸
平安醮並放談口事畢始放洋捕魚經費訂二
拾元

二六月間香客雲集多時或至二三千人分居
前寺（普濟寺）後寺（法雨寺）又佛頂山之惠
濟寺及各菴院聞二月中來浙者以下三府及

蘇之蘇松常三府爲多六月中以自上海來者
爲多九月中以閩省人爲多

法雨寺預備床鋪二百數十分專供香客住宿
聞此爲歲入之大宗緣寺僧六百餘人日須米六
担而所入租米未足供半年之食其餘半年則
全賴香客之布施矣

夏令避暑殆無逾於此者矣晴時日光雖烈

然海面時有微風吹至。故不覺其熱。余所居屋。在客座右側之後面。旁山而面海。情狀至適。惟有一缺陷處。則地頗潮濕。其久無人居之屋。則霉濕之氣。幾於中人。欲醉。蓋寺屋。旁山建築。山泉四面流注。故從無乾燥之時也。

寺中供客之飯菜。頗為適口。惟葷菜竟無買處。蓋全山皆僧人。即有工人。及設肆於寺外者。

亦須遵守寺規。不得食葷。及蓄鷄養魚。故遊客有不慣食素者。宜自帶罐頭食物。及火腿臘味等。以供饌。又宜自備洋油鍋爐。以備烹調之用。因寺例。葷菜不許入廚房。至素菜。則寺僧例為供應。且寺中並設有雜貨店。儲存各色素食。以供客採購。殆於無物不有。可無須自帶也。山中規例。並禁飲酒。宴客則以糖水代之。

惟藥肆。別有藥酒。及燒酒出售。

寺中飲料。係就山中出泉處。用竹筧銜接而下。儲諸大缸中。以供用。味頗寒涼。脾胃弱者。似不相宜。余以久患大便不通。故日飲此水。漸覺順利。此遊。客夏令至山。各色夏衣。仍宜全帶。因日間出門。行於烈日之下。仍非夏衣不可。若在寓所。則止須洋布衣一件。加夾紗半臂足矣。

夜間宜備棉襖夾被各一。如恐雨時。天氣驟寒。則帶夾袄一件。薄棉被一床。薄棉袄一件。已儘足用。帳子可不必帶。因寺中已備有洋紗帳。極爲新潔。且夜間。亦無甚蚊蟲也。寺中例備椅轎。供遊客乘坐。昇轎者。即寺中工人。平時以砍柴爲事。有客出門。即令其昇轎。能行數里不倦。非如杭州等處輿夫。動須停歇。

設路稍遠。又須別添一人。輪流替換。每次每人酌給酒錢一角。或過一山。則給以二角足矣。一過兩山。則給四角。予到山時。坐轎四乘。游天燈台一次。直上五里。又游各山一次。約行五小時許。又游梵音洞一次。約行五六里。每次各轎三乘。同時下山。轎四乘。共犒以洋陸元。寺僧堅不受。推讓許久。始取三元而去。其工值可謂至廉。

然其堅苦。亦可謂至矣。普陀山。金山。皆僧院。即金山。皆僧人。無一居民。并乞丐亦無之。以山在海中。故乞丐不能渡海而至也。前寺山門外。雖有店鋪數家。然亦須遵守寺例。不得携帶女眷同居。不得食葷酒。時有僧至店查察。有犯例者。即責令閉市遷出。蓋市屋即寺僧所置。有干涉之權也。山雖隸於定海廳。然金山

田地錢糧。康熙年間。即已奉旨蠲免。而山志載法兩寺定約云。凡口角致爭。當鳴耆舊執事處分。萬一事有難解者。然後白之常住。依理公斷。若妄控公庭者。則公遜過海。勿使有玷清規云。是寺與官吏。並無錢糧詞訟相與交涉之事。而官吏於此山。亦竟可不相聞問。賢言之。則此山管理之權。殆全握於僧人之手。

即謂此山為僧人之獨立國。殆無不可。全山僧人。聞共有萬餘。其所用工人。及來去無常之客方僧。尚不在內。全山皆僧寺。無道院。各處道士。有來此朝山者。即棲宿於寺內。隨同僧人禮佛誦經。聞舊例。止許在山門住五日。後寺住五日。共拾五日。今亦格外遷就。苟不生事犯規。亦聽其逗遛矣。婦女之來寺燒香。或遊玩者。若無

男子同來。則以七日為限。逾限即請其離山。
前寺山門外。共有店舖數家。除專售僧衣僧
鞋外。又有數店。雜售念珠木魚。及黃楊壓髮
簪之類。亦兼向上海。販各色零星洋貨。陳列
店內。蓋以備鄉間香客之選購者。予見一肆。
乃專售強盜牌香煙者。英美公司。推廣銷
流之方法。可謂無微不至。

後寺客座之旁。設雜貨店一所。存儲各色素食。
備寺僧及香客之購取。大殿右翼廊下。由寺中自
設藥肆一所。名藥皆備。又延請醫生二人。凡僧人
有病者。可免求醫覓藥之煩。其為僧人計。亦可
謂至周且備矣。記者曰。予居法雨寺數日。見全
寺僧。實可謂之清苦。夜間一點鐘。即齊集大殿。
禮佛誦經。至三點鐘始止。時天尚未明也。

下午三點鐘。復齊集大殿。禮佛誦經。至五點鐘
始止。雖風雨寒暑不輟。亦無一人不到。其勤如此。
又嘗於午餐後。自齋堂步至大殿。共二百餘人。
步履秩然。一絲不亂。又一日午後。觀其作晚課。見
其方從前殿左首。趨入後殿。即從後殿右首。趨
出前殿。即逕行至臺階上。且行且誦經。二百餘
人。魚貫而行。分作六七行。每三行互為來往。步

伐整齊。毋稍參差。雖近日新軍之操練。殆不
如也。其口食。則陳米糧。半資田租。半資募化。外
其蔬菜。皆產於本山。自種自食。無待他求。亦
不能他求也。其苦如此。聞山中各寺。亦大都如此。
近日佛教衰矣。他處僧人多不備人意。居城
市者。尤多敗德。若盡如普陀山僧之修持。宗風
或未替乎。又按法雨寺僧人。共五六百人。其飯食。

而衣二語。諾言僧人。今能用風氣之先。令
僧衆咸致力於賓業。則其利已利人。當更駕
士人而上之。名山者宿。其亦有意於此乎。

浙江普陀山考說

錄已酉環球畫報

普陀洛伽山一名補陀華嚴經又稱補怛洛伽山蓋皆西域之梵音也其意猶華言小白華云山在浙江定海縣之東百餘里孤峙海中蜿蜒綿互縱橫各十里許周遭約四十餘里東控日本北接登萊南互閩粵西通吳會定海中之巨障其最高者為白華頂錦屏山光照峰

達摩峯（正趣峰）等皆為風景最勝之處稽其四境則東盡青鼓嶼西盡風洞甬南盡道頭楊梅跳北盡伏龍山其間遠近峯巒皆如兜孫羅列至目力所及之處則小洛伽峙其東南翁洲諸山綿其西北月鼻拱其南霍山映其東北海天浩渺可以一覽無餘山中多古剎塔影鐘聲到處引人入勝從前海道未通游人尚少

今則行駛南洋輪船。多于此停輪。載客登覽。
每年香汛或時。且有輪船。專用至普陀載客。
而富商貴胄。當三伏時。更有前往避暑者。
清涼之境。漸變為熱鬧之場。山靈有知。當有
嗔然自笑者矣。

